

【走过三十年】 握在手中的声音

■ 王子威

我第一次见识电话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时，我所在县城小学校的办公室里，有一部黑色的“摇把子”电话。打电话时，需先打到交换台，再由交换台切换到你的通话对象。这部电话是学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主要用于工作之上，大多由校领导使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电话充满了浓郁的好奇和种种孩童式的疑问：为什么小小的话筒会流淌来自远方的声音？它的身上是否贮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莫非它就是古书上说的“顺风耳”？……我对这部电话一直敬佩和虔诚如深，期盼着它与亲近的那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我和小伙伴趁大人不在悄悄溜进办公室，玩着打电话，搞得交换台的话务员叫苦不迭……

后来，县城也安上了程控电话。但在当时，电话还是奢侈品，一般只有单位才安装电话，谁家安电话便是身份和地位的炫耀。渴望自己家里安一部电话的梦想，曾经萦绕于心头好些年……

当时的邮局开设了打长途电话的服务项目。要打电话，就得先填单、排队，待电话接通后，工作人员会通知你进几号通话间，你就可以直接通话了。隔着玻璃，常看到关上门的通话间里每个人都对着头筒张开着嘴巴、自言自语而听不到声音，有点像无声电影，觉得很可笑。那小小的通话间是声音的源头，在这里可以听见天南地北的声音呢。我也有打长途电话的经历。我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工作，有一次出差广州，有事和在香港的一位朋友联系，就走进了神秘的通话间。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位年迈的老人，操着满口的广东话，我是似懂非懂地听，然后用仅会的几句广东话简单的应答，进行着艰难的交流。也不知打了几分钟，一结账，付了五十多元人民币，而当时的我每月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人民币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到省城工作，就看到有人拿着砖头式的手机——外形又大又厚，头顶上还“长”出一条长长的天线的“大哥大”在各种场合大呼小叫，自鸣得意了。当时的“大哥大”售价不菲，一般人无法问津，只有做生意的老板不吝高价志在必得，一机在手，便派头十足，威风八面，走到哪里都能享受到被人仰望的目光。作为补偿，像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腰间都别上了比火柴盒略大的BP机——寻呼机。我的第一个寻呼机是在公司谋取的二弟送的。带上那个会叫的小鸡（机），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了了可供他人搜索的固定号码，不致于在茫茫人海中迷失和销声匿迹。但也有满街找电话回复的苦恼。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八楼，每逢寻呼机响，因宿舍没安电话就得匆匆跑到楼下找电话回复，有时对方可能等待时间太久已经离开，而自己只能拖一身的失望和无奈走回楼上……

没过几年，我搬进单位新建的宿舍楼，家里也安上了电话。早年的梦想果真实现了，却少了惊喜和激动——安装电话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在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电话铃声已是家庭生活的小插曲。坐在家里的沙发打电话，自然不再有当年在邮局通话间的紧张和局促，而是显得随意和自在，可以聊聊天、说说笑了……

不久，我也用上了手机——不是砖头式的“大哥大”，而是新款的小巧的西门子手机。把玩崭新的手机，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我想，手机真神奇啊，只要手指轻轻一按，便可弹出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声音。那小小的手机装着大大的花样啊！这些年，手机的款式日趋精致，功能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可以收发短信、摄影、上网、听音乐、看电视……手机也已普及大众，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手持手机通话的身影。去年夏天，我回了一趟乡下老家，发现当农民的儿时伙伴也用上了手机。而喧闹一时的寻呼机早已完成它的使命，悄然退出了生活舞台……想想这世界也变得太快了，变得大家有点追不上了……

当你握着电话，手指轻轻一按之间，时光已流转飞逝，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纷繁。坐享今日打电话之简便和方便，有谁还能记住当年的迷茫和困惑呢——电话的变迁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但它同样见证了那个古老民族迈向现代之梦的坚强姿态和铿锵足音！

握住手中的电话，请给你的未来通个话吧——相信那绚丽多彩的日子，已在不远处等着你以及你幸福的微笑！

遨游太空。我在激动中等待夜晚降临。简单地吃过晚饭后，我与媒体记者和摄影同行们核准来到了指定的拍摄地点。这里离“神七”飞船大约800米，处于理论上的不安全区域，但是，为了目睹“神七”飞船升空的壮丽场面，我们已经忘记了身外的所有一切，目光聚焦在了那个充满神奇火箭发射架上，静静地注视着印有五星红旗，即将飞向浩瀚太空的“神舟七号”。

晚上9点10分04秒，随着零号指挥员郭忠来的点火指令声下达，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有如山崩地动，直撼人心。“神七”升空了！夜幕下，一束耀眼的火把火箭推上了遥远的夜空。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当火箭升空583秒后，空中传来了“船箭成功分离，航天员身体状况良好”的声音时，现场的人们再一次沸腾了，互相拥抱庆祝“神七”成功发射。

难忘酒泉今宵。共和国七十年来太空行走的飞天梦想终于在这个注定被人瞩目的地方实现了。“神七”，让我们再一次为祖国骄傲，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酒泉纪行

■ 吴文生

酒泉，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三年前，我赴酒泉成功拍摄“神六”载人飞船升空归来后，对“神七”更加向往了，热切期待能够再一次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拍摄“神七”飞天的历史性时刻，亲身感受神七问天的壮丽场景，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而自豪。

我从各种报刊获悉，“神舟七号”飞船于9月25日至30日择机发射。这次能不能成行，至9月18日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我耐心的等待着。19日上午，当我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邀请通知时，我激动不已。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此时此刻，我愿与一直以来帮助、支持和鼓励过我的领导、亲属及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份光荣。

23日中午，我背负了各种摄影器材去赶北京的飞机。下午抵达北京，总装备部的同志为我提供了特别热情周到的服务。在北京待命的一天多时间里，我一直斟酌如何操控摄影器材。尽管有拍摄“神六”的经验，但它毕竟是在白天环境发射的，而“神七”载人飞船是在夜晚的环境发射。此前，我没有拍摄过这种场面的经验。为了完成好这次摄影任务，我反复做了摄影演练，琢磨着利用多大光圈、多少速度、感光度多少，是手动对焦还是自动对焦，是采用横构图还是竖构图等等。通过反复的演练，不断修正摄影的有关参数。希望在神七发射现场的摄影中做到谨慎细致，万无一失，不辜负那些关心、支持和鼓励我的人们。

按总装备部的安排，25日一大早，从北京西郊机场飞赴酒泉。要去一个心仪已久的地方，那种感觉往往是十分美好的。尽管摄影器材很沉，但是我已全然忘记了它的重量。

中午时分，我们乘坐的飞机飞抵空军某机场。转乘部队中巴经过1个多小时的路程后，我们来到了举世闻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就在眼前，一切是那样的新奇。我的脑海开始浮现出三年前“神六”发射的壮观场景，它更加让我热血沸腾，联想翩翩——“神七”，这把宇宙之箭，是怎样穿过茫茫苍穹，实现太空行走？

吃过中饭，短暂的午休之后，我决定放弃一般性参观安排。三年前在拍摄“神六”时，我已经参观过了。当时，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拍摄到费俊龙、聂海胜出征太空的场面。这一次我要想方设法拍摄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员出征的感人场景。为此，我很快联系上了先期抵达酒泉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桐胜先生，他也是总装备部资深的大校，希望他能够帮助我进入航天员出征地参与拍摄，张副主席是个热心人，他胸有成竹的告诉我：“你是总装备部邀请的国内最遥远的客人，来到酒泉的确不易，不能让你把遗憾带回去，下午3:45分就到招待二所集中，坐上我的车，然后去问天阁参加拍摄航天员出征仪式”。

下午5时30分左右，胡锦涛主席在问天阁为三位航天员壮行后，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身着沉重但也是十分威武的航天服，缓步走出了问天阁，他们微笑着，一步一步走了出来，时而向送行的客人挥手致意。等候在护栏右侧的我十分兴奋，快门按个不停。首次近距离拍摄航天员，我很激动，看到三位航天员出征太空的那种自信，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深深受到了感染，心里默默祝福“神七”成功发射，

宫仙境。看不够，兴难平，梦乡犹忘情。

母瑞山 (外二首)

■ 邓光华

母瑞山位于定安县南部，方圆100多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曾是琼崖革命根据地。

地造一天险，巍巍母瑞山。奇峰摩碧汉，峭壁挂幽岚。峻岫伴叠嶂，森林绕重峦。山池蓄圣水，赫赫红潭潭。

更漏子·金鸡岭秀色

定安县定城镇南边有一座地形像一只公鸡的山岭，称金鸡岭。该岭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引人入胜，尤其是清晨之时，烟雾飘渺，仙气荡漾，颇似仙境。岭幽幽，峰嶙嶙，遍地名花芳草。林荡荡，水涓涓，渔歌逐浪高。花斗艳，鸟歌疑，疑是天

【序与跋】 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

■ 郑惠光

【诗页】

【序与跋】

前些日子，华山告诉我，他想把当兵这些年里发表的一些文章，有选择的整理出一本书。他特别强调出这本书，既不是为图名，更不是为图利，就是想对20多年的军旅生涯做一个回顾。

看过他的这本名叫《感恩军旅》的书后，我为华山的文学造诣和理论功底感到钦佩，为他这种契而不舍，奋发有为的精神感到高兴。读华山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写的大多是身边的人和事，其中也融合了他自己的心灵告白和真情实感，融汇贯通，有血有肉，这与他在部队的奋斗历程和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在看着华山在军营成长起来的，见证了他在军营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一名公安边防部队的正团职领导干部，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但每一步都走得那样坚实而有力。他追求上进，敢说敢干，雷厉风行，务实敬业，执事率真，重情重义，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1988年底，华山从海南军区调入海南边防总队，分配到宣传处工作，他是一名战士报道员。那时，我任总队宣传处处长，是华山同志的直接领导。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华山十分勤奋和刻苦，节假日几乎很少见他休息。他努力撰写公安边防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的人和事，向媒体投稿，采纳率到很高。从他行文中流畅的语言运用和独到的新闻视角，都能反映出他比较厚实的写作功底。

有人说，在华山走过的军旅道路上，有许多巧遇，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促成了他的军旅之路走得比较顺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华山这个从洞庭湖畔入伍的农家子弟，在远离家乡迢迢千里的海南岛当兵，他靠的是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始终追求上进，从来不甘落后，靠的是能抓住促使自己成长进步的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华山同志在部队成长进步的轨迹，可以印证一句话——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

记得边防总队刚刚组建时，条件十分艰苦，华山与其他30多名战士住在一幢用竹子搭建的临时简易营房里，一住就是一年多。冬天寒风刺骨，夏天蚊虫叮咬。说是营房，其实除了一人一床床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为此，华山每天下班后，都猫在办公室里看书学习，夏天蚊子咬时，就用废报纸裹住手臂和大腿，双脚扎在盛满水的塑料桶里，有时一猫就是好几个小时。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华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中央、省、市级新闻媒体发表作品数百篇。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华山从一名普通战士被破格提拔为干部，并一直在总队宣传部部门工作10多年，连续多年立功受奖。经过政治部门10余年的历练，他不仅在新闻报道方面有了较大成绩，而且在经验性材料方面见解独到观点深刻，组织指挥能力方面也逐渐显现。根据他的表现和能力，总队决定将其调到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在办公室工作期间，他还创办了《特区边防》杂志，并兼任主编，他始终坚持以“探索边防理论，交流工作经验，传递边防信息，宣传边防卫士”的办刊宗旨，使《特区边防》成为了内部广泛交流边防工作和部队管理经验，外界全面了解海南边防部队的一座桥梁和纽带。在办公室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他不断创新举措积极作为，把办公室的职能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成为了领导机关的参谋，服务基层的模范。

2005年7月，总队党委的一纸命令将华山调到工作条件较为艰苦，辖区治安形势复杂的临高边防支队担任支队长。一年半之后又接任海口边防支队支队长，面对部队内部外部许多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华山拿出了他那种“拼命三郎”的干劲，紧紧围绕执法执勤这个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安全发展的理念。通过不断强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部队管理教育工作得到了大幅度加强，官兵的执法执勤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部队软件、硬件建

气安全的各种宣传招贴，而我们几乎都不大以为意，有时还觉得这些东西有点烦人。而不管遭到什么冷遇，不管我们烦不烦，这些小资料、小招贴总是顽强地持续出现。

汶川8级大地震发生后一段时间内，地震能不能预报的争执很快就被平息下来。确实这是个太高科技的问题，我们就别不说了。但现在我想说的是，地震知识、防震常识、成都地处龙门山脉边缘、而龙门山脉是地震高发带……这一切有谁平时告诉过我们？我们所在地的有关地震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平时做过一件像武警消防、像电力部门、像煤气公司所做的这类事情吗？全成都的市民，几十年来接到过一个关于防震的小资料小招贴吗？没有，从来没有——每一个成都市民都可以负责地回答，以他们多年成都生活作保证。

而话又说回来，如果在5·12以前有一张关于地震知识、防震常识、成都地处龙门山脉边缘、龙门山脉是地震高发带……的招贴出现的话，肯定会遭到我们的冷遇，如果5·12以前，地震有关部门给我打过一个这样的电话：“我们想到贵单位来做一次地震知识讲演和防震演习……”多半我也会置之不理，甚至放下电话来没有过话。

所以，我需要到那个被我数次拒绝了成都武警消防某支队的电话，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和歉意，同时也借带表达一下对那个从未响起的电话的深深失望。

【岁月山河】

父亲的影子

■ 珍子

“老爸，老爸，我的老爸爸……一路走风雨雨交加，为了把孩子拉大，双肩扛着一个家……”每次走进自己的车子，我都要打开影碟机，聆听那首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老爸爸》。也许我和《老爸爸》的词作者王应际先生同是从农家成长起来的国家公务员，也许我们一路走来都有同样的坎坎坷坷，《老爸爸》的每一个音，每一句词都给我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父亲那饱经风霜的影子就展现在我的眼前一样，泪水总是不由自主地在我心中沸腾……

我的家乡在清澈见底的万泉河西岸，父亲就是喝着那甘甜如汁的河水长大的那一代人，他读过书，从六十年代初懂事的那年起，他直担任生产大队的支书。学校的文化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使父亲积累了广博的知识。他虽然几年前就离开了我们，可一提起父亲，村里的老一辈无不竖起拇指啧啧称赞的：有的说，父亲当了二十多年村官，脚步却不知多少回走遍了他领导的方圆十几公里各个角落，而每次听见那富有节拍，落地有声的脚步声，乡亲们都有种亲切感。有的说，父亲是村里的全能人，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他总是讲得条条是道。一千多人的大会发言，从未看过提纲，滔滔不绝几小时，底下几乎无人打过哈欠。文革刚开始时，父亲被批斗，被游村，也被戴过“高帽”，但他从不低头，慷慨激昂的辩词常常使“红卫兵小将”们无言以对……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播种季节，他赤着脚，下到田间地和乡亲们一起为金黄金黄的稻谷时，他又和乡亲们一起下田收割，分享丰收的喜悦……村官忙，村官事多，什么村与村的土地纠纷呀，兄弟分家的争吵呀，夫妻间的打闹不和等等，父亲都是出面化解，可做的事再多，他也从来未应邀留过那个农民家吃过饭。天再黑，肚子再饿，他也要回家吃奶奶熬的地瓜粥。

父亲严于律己在村中是出了名的，可对别人，他总是解囊相助。闹饿荒那几年，他带着一大帮年轻人下河捕捞。父亲是个捕捞高手，垂钓，下网，……凡他下河，每每总是“满载而归”。有一次，他捕到了一条五十斤重的草鱼，妈妈说，足够我们一家六口吃一个月了，但父亲却把鱼砍了几十块，然后叫人挨家挨户给送去。自家留下的是残肉，鱼鳞和鱼尾煮的一锅汤。

父亲在村里的威望之高当时无人能比，在家里自然也说一不二。我们兄妹三人，我排行“老大”，但我“怕”父亲，几次为了保护弟弟妹妹不受别人欺负和对方大打出手而被父亲严厉的眼睛指责过；我几次由于肚子饿，带着弟弟妹妹和几个少年伙伴“偷吃”公办食堂的年糕而被父亲重重的教训过。上初中那年，看见几个同学偷着抽烟，我觉得惊奇，于是就兜兜里取出外婆给的五分零花钱，要弟弟到小卖部买了三支“大前门”学着抽，后来店主“告”到父亲那儿，父亲用竹鞭狠狠的抽了我，数了数，二十一条鞭痕，班主任知道后，还把这事在课堂上公开“亮相”告诫了其他同学……

父亲对我们管教严格，但他的心毕竟也是肉长的，也有七情六欲。白天忙完村官事，回到家，他总习惯于随口和奶妈妈聊上几句，然后就点燃煤油灯，检查我们兄弟的作业，这时，我就看到他那“老师”般的全神贯注了。我上高一那年，有一次，老师要求我们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我就写《我的父亲》，字里行间，我写到父亲的皮鞭、父亲严厉的眼睛和我不服父亲教育的方法。文章刚上号后，我像以往一样放在父亲的桌子上，半夜，我被一股熏得透不过气的烟味和嗝嗝作响的写字声惊醒，朦朦胧胧中，我看见，那是父亲在审阅我的文章——熟悉的面孔，“吞吐吐雾”的神态，开心灿烂的笑容和嘴里念念有词的认真劲……于是，一股感动的热浪立刻涌上我的心头，顷刻间，我领悟到了“父亲”的含义——严厉的背后“藏”着慈母般的心肠……

七十年代末，我穿上了绿色的军装，融入了直线加方块的世界。六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两杠三”的上校军衔，也写进了个人历史的扉页。而每一个荣誉，自启蒙老师……

“老爸，老爸，我的老爸爸，心中有首未了的歌……”总把孩子报效祖国，报效国家……王应际的《我的爸爸》在延续，生活在延续，沸腾的热血在延续，“报效”也在延续……

【海天片羽】 5·12 以后的别样歉意

■ 高虹

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成都武警消防某支队的电话老打在我手机上来。第一次接听我半天没回过神来，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要干什么。我在一个比较小众化的纯文学杂志就职，和武警能发生什么关系呢？听半天总算明白了，对方是要来我们单位搞一次火警宣传活动的，有讲演和练习两部分。

我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他们有所不知，我们这种单位太特殊了，首先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坐班制度，其次是社会名流较为密集，所以，闲散和繁忙同在；前者指工作纪律，后者是各自状态；高文化和低常识并存；一个个才华横溢，但永远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在哪里可以打酱油。我只能婉转拒绝了：“你换一家单位好吗……哦哦，我有事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第二次又打来了，对方不理解我的难处，要一支武警部队理解一个文学编辑部的状况，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但是我在不能想像编辑编大文化名流们集中起来听消防演讲、然后让他们像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做消防演习的场面。对方忙解释道：“你只需要把你们单位的人召集拢，我们来教员、资料和教材也都在我们这里来。”

问题在于我恰恰很难把单位这帮人“召集拢”。倒是见天挂在网上，建了个QQ群，工作时间你来我往讨论稿件说事儿。而且我敲出一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备了无线网卡的那人闷闷地回一句：“我在柳浪湾地”——那是河边的一个茶馆；再叫另一个，那边半天才说“不好意思，今天就在家办公了。”上班时间尚且如此，你如何能让这些大爷来听消防演讲？我只能一推再推。这劝这说那那忙忙，下次说不得空，后来干脆说：“你这些资料来，我帮你发发，保证人手一册，演讲就不行了不行？”且每次挂下电话，我总要嘀咕一声：“空了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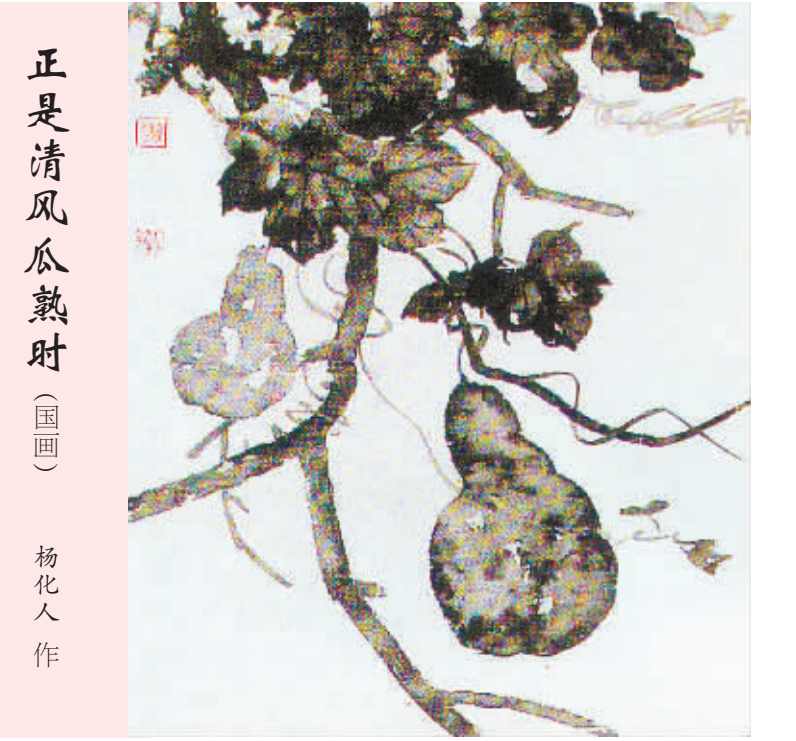
这也是一句地道的成都话。每当自己正忙，对方又老跟你说话你心里认为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的时候，就以一句“空了吹”回应，应该是“得空了再来听你吹牛”的紧缩句。三个字，不但言简意赅地表示自己正忙没空，还暗含了几分将对方的言谈归之于八卦

兮兮、不靠谱的杀机。但凡有人笑说“空了吹”，说话者往往只能赶紧打住，收刀捡卦，好自为之。

当然我是挂断了电话才嘀咕的这句话，与对方通话时，我敢肯定，我还是客气的有礼貌的，其实心里大不以为然，但起码的礼节咱还是一直有的。

成天事情多着呢，这个响过几次的电话渐渐就被我丢在脑后了。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一天，我猛地想起了这个电话，一种深深的歉意和敬意在那刹那猛烈地涌上心头，我急忙掏出手机，想翻找出那个电话——这是徒劳的，我当然没有存储这个电话。从那天后，我一直希望那个电话再响起，以便有机会让我表达这种歉意和敬意。

或许读者不明白此话从何而来或许你以为我的文章没有写通顺——容我给你慢慢道来。在多年来的成都生活中，每个成都市民一定都和我一样，成天不时过过过的时候，家门口会出现一些消防的、注意用电



正是清瓜果熟时 (国画)

杨化人作

【我的博客】

张艺谋与奥运会开幕式

■ 黄孙赫

张艺谋的电影看得不多，仅限于《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

对于看过的几部张艺谋电影，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电影比较单纯比较鲜明比较浪漫。比如《十面埋伏》中气候急速转换的树林，《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黑衣银甲黄金甲，都很简单鲜明浪漫地表现到了人物情绪的变化与冲突，这很符合中华文化中运用意象的喜好，只不过我们的群众影评家是比较尖锐的。喜欢就着浪漫说写实，就着写实说浪漫，所以当年这些优秀作品不管是在国外叫好不叫座，我们自己始终是紧张的不行，生怕误解了文化误导了外宾，这么多年过来了，我国的观众群和舆论风向做到了始终如一地与国际票房背道而驰，始终如一地不走寻常路，不容易啊。

奥运开幕式张艺谋做导演是正确的。因为表现文化的张力气势得靠张艺谋，表现关于文化的寓意也得靠张艺谋。除非是想表现草根文化的睿智，那要找冯小刚；或是表现圣火点燃时的震撼力，那得找吴宇森。

张艺谋自己说了，理念理念理念。理念确实有了，打击打击得很好。央视明确指明了缶一词，而不巧我国关于缶的资料很少，我印象中只有小学某个同学作文上讲过，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当齐桓公为赵王击缶事件，史记对缶如如的描述也很少，紧接着完璧归赵的故事，段都没分，就讲到“秦王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池水”了，秦王作风比较硬朗，直接叫赵王为其鼓瑟，缶相如当时就忙，先礼后兵，见秦王很赖皮，便声称以命相博，叫秦王为赵王击缶。这其中引申出来的缶这一意象，很有意义，代表了尊严与和平，其间不仅能突出礼仪之邦的大度，还不失气节，明确我国对神问题的原则。

当然理念的表现还有很多，比如身着红裙子的小姑娘，比如长长的画卷。总体来说，除了央视的主持人频频口误之外，开幕式还是比较完美的。毕竟切实传播了中华文化，弄了不少外国友人喜欢的东西，比如神秘感和复杂感，也许唯独委屈了部分纯粹抱着看看春晚心态的国人观众。